

拓展阅读 四:

资料来源: 中国文化研究[J].2014: (1)

《茶经》的跨文化传播及其影响

陈 倩

提 要 早在西汉时期, 中国茶文化便通过丝绸之路外传。唐代陆羽《茶经》问世后, 茶道不仅在中国逐渐体系化, 其在海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广, “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象征物之一。目前, 国内外对此的研究成果主要从版本、翻译等方面入手, 不够深入和全面。文章尝试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 详细梳理以《茶经》为主要载体的中国茶文化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的过程考察“他者”眼中的中国传统形象及中国文化经典对世界的影响。

关键词 《茶经》 陆羽 跨文化 传播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饮茶和大规模种植茶叶的国家。瑞典科学家林奈(Carl VonLinne)在157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 就将茶树的最初学名定“*Thea Sinensis*”, “*Sinensis*”在拉丁语中是“中国”的意思。尽管有学者认为茶树原产地在印度, 如英国人贝尔登(S. Baidond)、勃朗(E. A. Blown)和日本学者加藤繁; 但是大多数学者仍倾向于茶的原产地在中国。如1892年美国学者瓦尔茨(J. M. Walsh)的《茶的历史及其秘诀》、威尔逊(A. Wilson)的《中国西南部游记》。

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和饮茶风习空前发展的时代, 唐以前, 我国产茶、饮茶主要限于南方, 到了开元年间(713—741年), 北方饮茶之风随着禅宗勃兴而盛行起来, 极大地促进了南方茶叶生产和南北茶叶贸易。在此后不久, 陆羽的《茶经》问世, 它于775年被补充修订, 780年刊刻于世。这部仅有7500字的典籍全面叙述了栽茶、采茶、制茶、饮茶、产茶、录茶、咏茶等细节。以往的研究强调《茶经》与佛教关系密切, 实际上, 儒释道三家都嗜茶, 这一点说明了唐以后三教合流的趋势。茶道因其崇尚自然、重生养生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与象征^①。唐以来的品茶风已成为一门艺术, 也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因此, 此书自问世以来在海外传播广泛, 已被译成日、英、法、德等文。从宋代至民国, 历来相传的《茶经》大约有60余种版本, 迄今可见的50余种版本, 都是南宋以后流传的《茶经》版本, 这其中还有不少在海外流传。尤其在日本, 历代被奉为经典, 几经翻刻。各国在接受《茶经》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民族文化, 形成了不同的饮茶习俗。考察《茶经》和中国茶的传统在海外的流播及影响, 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形象。茶叶外传的范围非常广泛, 限于篇幅, 本文主要涉及日本和欧美的情况。

^①王玲:《中国茶文化》, 北京: 中国书店1992年版, 第16—18页。

一 《茶经》对日本的影响

汉武帝东征后，日本派使臣来洛阳拜谒、学习，此后茶叶通过海路传入日本。日本大规模接受中国茶文化是在唐代大历、永贞年间，日本高僧都永忠和最澄等人来天台山学佛，回国时带去茶籽，种于近江的台麓山，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次年，僧人空海来华，也带回茶种，种于京都等地。815年，嵯峨天皇到滋贺县梵释寺，都永忠便献上香喷喷的茶水。天皇饮后成为茶迷，在他的大力推广下，茶叶在日本得到大面积栽培。嵯峨天皇还经常与空海、最澄等人在一起饮茶，留下了许多茶诗，如《与海公饮茶送归山》、《答澄公奉献诗》等。^①日本平安时代的茶文化，无论从形式上还是精神上，完全照搬了《茶经》。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两次来华，第一次他在天台寺与在此游学的日本大东寺僧人重源纵谈《茶经》，并对这里的罗汉供茶一事作了详细记载。第二次他在宁波等地学佛品茶，带回了茶籽和大量与茶相关的文献典籍，包括《茶经》手抄本。故此，日本学者研究《茶经》，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2世纪中期。国外现有的《茶经》版本以日本最多，总计二十多种。日本现存的最早《茶经》版本，即为南宋咸淳年间的刊印本。荣西禅师晚年写了《吃茶养生记》，被称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分为上下两卷，用汉语写成。此书开篇便称：它对推动日本社会的饮茶习俗起了重要作用，在它和《茶经》的基础上，“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百年后日本的茶道得以建立。

到了元代，一些来华僧人又将“茶会”习俗推广到日本。日本室町时代(1333—1573)模仿宋元茶道，出现了极具游艺性的“斗茶”。与宋代文人们高雅的斗茶不同，日本斗茶的主角是武士阶层。到了室町时代的中后期，斗茶内容更复杂、奖品种类也更多。公元1396年，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京都的北边兴建金阁寺。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北山文化”。公元1489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隐居京都的东山，在此修建银阁寺，以此为中心，发展出东山文化。室町时代是日本中世文化的鼎盛期，此阶段“斗茶”习俗也逐渐由娱乐型的斗茶会发展为宗教性的茶道。明清时期，去日本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茶经》中所记载的茶技、茶具、茶品等以及煎茶法进一步普及到日本。上世纪，中日茶文化交流频繁，日本茶道甚至向中国回传。

一千多年来，日本学者研究、品鉴茶的著作很多。其中最有意思的当属日本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冈仓天心所著的《说茶》。冈仓曾多次游历中国和印度，后来又在美国写出了他的代表作《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等。他与同时代的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论不同，极力向西方宣传东方文化，强调“亚洲一体化”。冈仓将亚洲文明的精神总结为“爱与和平”，《说茶》即是他述说东亚文明的代表作。此书用英文写成，并于1906年在纽约出版，之后又有法、德译本。到1923年日译本《茶本》出版时，已在西方广为流传，与陆羽《茶经》、荣西禅师《吃茶养生记》并称为“三大茶书经典”。冈仓天心在这本小书里盛赞《茶经》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探讨了“人情的碗”、“茶的诸流派”、“道和禅”、“茶室”、“艺术鉴赏”、“花”和“茶道大师”等七个问题，用煎茶、抹茶和淹茶分别指代中国唐代、宋代和明代的精神气韵，认为茶将道与禅中的空寂宁静、天人合一会通起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茶”是东方文明的象征物，也是东方文化性格优越于西方之处。

^① 【日】布目潮汛：《中国茶文化在日本》，东京：汲古书院 1998年版，第9—2页。

② 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3 页。

③ 欧阳勋：《传播世界的陆羽（茶经）》，见《农业考古》，2010 年第 2 期。

日本学界对《茶经》的兴趣远不止体现于《说茶》。1931 年，诸冈存编撰的《茶经评释》出版，对陆羽著作的原文和译文进行了详细的考察；1943 年，诸冈存又出版《茶经详释》外篇，为更好地理解唐代茶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972 年，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编辑了《中华茶书》，共收录包括《茶经》、《茶录》、《茶谱》在内的许多中国古代茶著。青木正儿是日本汉学界倡导“名物学”的代表学者，对茶的癖好也来源于他的“中华名物学”。他后来撰写了《饮茶小史》，归纳了汉魏六朝到明清时期中国茶的制作方法及风俗，以及它如何影响了日本。此书为后来者研究中国茶史提供了方便。日本当代学者千宗室的《（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使海外对《茶经》的研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日本社会受《茶经》的影响之深是多方面的。首先表现在禅宗借助“茶力”在日本迅速流传。因为日本最初来华接触到《茶经》并对其进行研读的多是僧人和遣使，所以茶文化最初在贵族和僧侣阶层中形成。茶不仅仅是特定身份的象征，并且已成为特定生活方式的代名词。由于贵族中有许多也受僧侣审美趣味的影 响，如上文的嵯峨天皇和室町幕府，因此“茶”实际上突出了佛教在日本的神圣性，代表上流社会的艺术趣味。试看两段记载：“中国的饮茶文化至迟在 9 世纪上半叶就传来了日本，但最初只限于贵族阶层一角，而且饮茶作为唐风文化的组成部分，随着遣唐使的停止和日本国粹文化的抬头，曾一度衰退。到了 12 世纪末，荣西从中国带回茶种，著《吃茶养生记》，使饮茶得以复兴，并广及佛寺、武士阶层。其中特别是在禅院，饮茶已不仅仅是坐禅时的饮料，而是进一步成为佛教礼仪的内容。”“日本茶道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还没有形成目前的这种日本茶道的形式，喝茶不过是天皇、贵族、高级僧侣等上层社会一种模仿唐风先进文化的风雅之事。在第二个时期的寺院茶、斗茶、书院茶里，茶文化的内容丰富起来。在镰仓新佛教的刺激下，茶与禅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加上日本艺道成立的影响，日本茶道才完成了它的草创期。”

其次，日本人喜爱《茶经》与他们崇尚儒家思想尤其中庸学说是对应的。比如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吃茶往来》等书，记载了《茶经》在日本流传后，士大夫模仿中国士林饮茶之风，逐渐形成“茶会”的雅集。茶会往往伴随着儒者讲授朱子理学，虽为茶聚，与唐式茶会的形式极其相近，实则是讨论儒学的重要途径。日本人十分看重《茶经》里的“章法”，对茶具、茶技、茶礼等均有严格的讲究，强调外柔内刚、有礼有节、不偏不倚、杂而不乱。可见，日本通过《茶经》的接受实际上认同了中国文化的中庸观。

最后，《茶经》给日本的一大启发是中国传统中深刻的自然观。正如冈仓天心对《茶经》的理解，其中渗透的“和”与“静”思想，它首先是教人养生的。日本十五世纪的名僧千利休也强调《茶经》的基本精神是“和、静、清、寂”，把茶当作修身之法。在《茶经》第一章《茶之源》中，陆羽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①茶的这种保健功效与自然机理相协，不仅因为它对人体五脏六腑有益，而且体现在它的生长地域、季节、环境均与天地融合。冈仓天心在《吃茶养生记》中说：“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

① 【日】布目潮汛：《中国茶文化在日本》，东京：汲古书院 1998 年版，第 9—21 页。

② 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9 页。

③ 陆羽：《茶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

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①在《茶经》中，茶具的选择、茶的时令、品茶时的座次都与自然季节相应。品茶是乐生精神的实践，“风助火，火煮水，水烹茶”，通过几种自然界基本元素的协作，茶的精华被提炼出来，自然的和谐意境也随之形成。

二 《茶经》在欧美的流传

茶叶通过陆路的西传几乎和经由海路东传同样历史久远，汉代的丝绸之路中最珍贵的货品就是丝绸和茶叶。唐代长安已成为国际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当时中原一带饮茶之风盛行。中东和西亚地区的阿拉伯人是中国茶文化西传的重要载体，尤其在公元7世纪左右，伴随着中外贸易的繁荣，他们在中国大量购买丝绸、瓷器的同时也常常带回茶叶，波斯、伊朗等地随之迅速兴起茶风茶俗，其影响不仅到达北欧和西欧，甚至远至非洲。丝绸之路衰落后，中外开辟了另一条陆上通商之路，即北出长城，经由蒙古，穿越西伯利亚，再至欧洲，此即塞外的“茶马互市”。但是蒙古和俄罗斯气候恶劣，茶树很难存活，因此直至元代蒙古人远征俄国和明清时期，茶叶包括《茶经》才真正传到俄国。

除陆路交通线之外，唐代中后期，扬州、明州(今宁波)、广州等地已经开始与西欧通商。宋元期间，这种贸易更加繁荣，茶叶源源不断通过南洋诸国输入欧洲。马可·波罗在他的著名游记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瓷器和茶叶贸易的盛况。到了明代，威尼斯作家拉马司沃根据《茶经》写出《中国茶》。明朝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曾七次派郑和下西洋，客观增加了茶叶出口量。万历之后，茶叶作为大宗货物出口，尤其英国在1644年还专门在厦门设立了贩茶的商务机构，1715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会，其主要项目之一也是茶叶。17世纪中叶，荷兰人将茶贩到北美。但北美长时期受英国人控制，1776年，英国政府在美国强行征茶税，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欧美茶文化最兴盛的国家是荷兰和英国。荷兰在十六世纪凭借航海优势，从中国购入大量茶叶，一些贵族嗜茶如命，甚至终日沉缅于茶事。1701年上演的喜剧《茶迷贵妇人》就是对当时荷兰饮茶风尚的讽刺式写照。英国随后在17、18世纪流行饮茶之风，尤其是中国的红茶。18世纪末，大众化的茶馆在伦敦就有两千多个。19世纪末，中外之间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茶叶之路，即从中国云南途经缅甸、印度，转入西藏。其中很大一部分途中转运英国。由于能源源不断地进口茶叶，英国人曾一度形成极有规律的饮茶习惯：清晨的“床茶”、上午的“晨茶”、下午的“午后茶”、晚上的“晚饭茶”。

相对于《茶经》在日本的流传史，它在欧洲直至17世纪之后才有相当的影响。英国大百科全书、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蓬皮杜图书馆均藏有《茶经》的较早版本。由于国外收罗了各种版本的茶经几十种，故而目前的《茶经》藏本很自然地形成了“国内藏本”和“国外藏本”两个系统。《茶经》也被陆续译为英、德、法、意等多种西文。其中英文译本主要有两种：一是英国人卡朋特(Francis Ross Carpenter)所译的《茶事》(All About Tea)，这只是一个节译本，许多与茶文化相关的典故传说和历史人物均被略去；二是美国人乌克斯(William Ukers)所译《茶的经典》(The Classic of Tea)，这种译法目前更为流行，而且这个版本也被收录到英国大百科全书中，配有精美插图，通俗易懂^②，但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个译本不属于严谨的学

① 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② Lu Yu, The Classic of Tea, Intro & Translation By Francis Ross Carpenter. Illustrated by Hit z Demi; Boston, MA: Little, Brown & Co. 1974.

术作品。乌克斯后来又编著了《茶叶全书》，于1935年出版。这是一部涉及面很广的茶叶巨著，共分六大部分：历史、技术、科学、商业、社会、艺术，几乎谈到茶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茶经》且全文收录了此书。乌克斯在《茶叶全书》开篇便称：《茶经》是“中国学者陆羽著述的第一部完全关于茶叶之书籍，当时中国农家以及世界有关者，具受其惠。”^①意大利也是欧洲较早研究中国茶的国家。1559年，在威尼斯著名作家拉摩晓(Giambattista Taramusio)死后两年，他的三本重要著作《茶之摘记》、《中国茶摘记》和《旅行札记》出版，里面便有对《茶经》的记载^②。当代威尼斯学者马克(Marco Ceresa)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专门赴台湾潜心研究陆羽《茶经》并学习茶艺。回国后，于1991年出版了《茶经》的意大利语译本，这个译本是目前西方最全的《茶经》译本，第一版出来不久即售罄，可见欧美社会对《茶经》越来越高的热情。马克和他的学生组建了意大利茶文化协会，除了翻译《茶经》，还译出了《煎茶水记》、《十六汤品》、《浮样山水记》等好几部唐宋时期的茶书。

《茶经》流传欧美后，不仅出现了许多模仿它而写成的茶文化专著，而且各国结合自己的风情形成了变异的茶道。这种“变异”呈现了跨文化交流中十分有趣的会通，同时又能从中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他者”眼中的形象。比如17、18世纪的英、法等国在茶具方面喜欢用中国特定的陶瓷器皿，而认为使用锡壶、铁壶或不锈钢茶壶是缺乏教养的表现。这种风气与那个时代英国整体的“中国风”是相呼应的，中国成为了欧洲文化的乌托邦，中国茶道作为风雅的象征，融汇入欧洲的绅士精神中。19世纪，英国人开始尝试在红茶中加入玫瑰、薄荷、柠檬等，有时还会加些鲜奶和糖，这与同期浪漫主义的流行密切相关。法国人对茶的接受具有更深的文化因缘：首先是茶的清香迎合了法国人追求嗅觉美的传统，他们在茶中加入水果、鲜花，甚至巧克力，都是出于对多种香气的执迷。茶叶在法国还被制成香精，各种标新立异的芳香茶吸引了大批法国茶客。尤其是《茶经》传入法国后，茶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盛极一时的饮茶热。法国的茶厅布置得富有东方气息，这里成为法国人品味异国情调、抒发浪漫情怀的聚集地。严谨的德国人迷恋茶叶沉郁、内敛的风味，特别讲究泡茶的技法，其程序一丝不苟。

《茶经》在美国的传播最晚，与《茶经》中对茶叶烹制方法的主要记载如蒸、煎、煮、炒等不同，美国人对中国茶道完全是“拿来式”的，其改造最具戏剧性，在这里生成了“冰茶”：先将红茶泡成浓汁，倒入放有冰块玻璃杯里，再加适量蜂蜜和柠檬。

三 茶与文艺缪斯

尽管海外很早便开始接受茶叶了，但直至《茶经》在海外被广泛翻译、传播和研究，茶文化在海外的巨大影响才真正得以建立。较为晚近的国外文艺作品里大量出现中国茶的形象，直接反映不同时代各国对中国传统的接受。17世纪中叶，英王查理二世娶了葡萄牙的凯瑟琳公主为妻，她嗜好饮茶，把已传到葡萄牙的红茶引进英国，一时间饮茶之风在宫廷和民间盛行，启发了诗人沃尔特(Edmond Walter)的灵感，他曾在给王后祝寿时献了一首热情洋溢的《饮茶王后》，这首诗收入乌克斯所著的《茶叶全书》中，成为欧洲极具代表性的“茶诗”。此类茶诗还有很多。比如1711年，英国诗人波普(Alexander Pope)有一首赞美茶会的诗：“佛坛上银灯

① 【美】乌克斯著，依佳等译：《茶叶全书》“序言”，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

② 陈椽：《茶叶通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发着光，赤色火焰正烧得辉煌。银茶壶泄出火一般的汤，中国瓷器里热气如潮漾，陡然的充满了雅味芳香，这美妙的茶话今真闹忙！”^①这首诗非常典型地表达出西方对中国茶的看法：与佛教有关、火煨着的瓷器、优雅的芳香……从它的用词，即可感受到作者对于中国茶文化的万分崇慕。19世纪的英国浪漫派诗人对中国茶更是推崇备至。雪莱《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一诗富含浪漫派的东方神韵且不乏禅意。拜伦、济慈和柯尔律之等人亦均有赞美中国茶的佳作。另外，画家霍恩(Nathaniel Hone)的《饮茶图》和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的茶风俗画也是这一时期文艺中展现茶风的代表。

法国作家也把茶当作礼貌和温柔的象征。巴尔扎克在《贝姨》里有一段描述：“每当此刻，瓦莱丽总亲手给斯坦鲍克捧上一杯茶。这不仅是礼貌，更是一种青睐。在一个女人以此种方式作出的待客行为里，总存在着一种有声无声的语言。……从第一句冷淡的客套语——您用茶不？开始，到吩咐艳如天仙的女佣送来茶具，到手捧茶盏，离开茶几，大谈关于古代土耳其皇帝姬妾的长诗，一直到身心慵慵，神态依依，娇语轻柔，眉目流情……她径直向斯坦鲍克靠近……”^②在巴尔扎克的笔下，茶传递着典型的东方色彩，带着某种魅惑，渗入人的心脾。瓦莱丽奉茶的细节俨然是一位中国姬妾侍奉夫君的场景，这种现实与想象融合的茶语，反映了法国十九世纪对中国传统的看法。而莫泊桑的《两兄弟》中，饮茶已成为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母亲是个有条理的妇人，一个略为多感而节俭的布尔乔亚女人……这个寡妇已经养成了习惯，在晚上带上一方绣花活到这个能让她喝上一杯茶的友善邻居家来聊聊天”。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也写过咏茶诗《给我倒杯茶》：“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那一朵大玫瑰，真叫人又惊又喜，金色的小鱼儿争艳打斗在杯底。遐想中我愿这——疯狂的纷争缓缓平息。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请用这精美的中国瓷杯。”^③在波特莱尔眼中，中国茶就好比一位美丽的女郎，它盛在精美的器皿中，象一朵玫瑰绽放，天真纯净得象碧玉……十九世纪巴黎文艺圈对遥远中国的想象尽在这对茶的描绘中。

19世纪俄国诗人普希金《假如我没有记错》同样描写了乡间茶会。上文提过，尽管俄国人很早接触到中国茶，但茶叶的种植在俄国是相当晚近的事。因此，在普希金的时代，饮茶仍是附庸风雅们的上层社会的消遣，即使在乡间也不例外。美国大作家爱默生在1873年作了名为《波士顿》的诗篇，谈到美英因茶叶而起的纷争。另一位美国作家赫漠兹(Oliver Wanelel Holmes)在他的《波士顿茶会谣》里，也将中国茶比作唤起美国民族觉醒，反抗英国暴政的甘醴。

日本文学评论界也一直关注中国茶文化。1974年，竹内实出版《茶馆——中国风土与世界像》，以文学对话体的形式描写了中国式茶馆，并详细评析了老舍的《茶馆》。他还编撰了《中国饮茶诗话》，收录、翻译了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中饮茶场面的描写。日本画界也有大量以茶为题材的作品，比如《明惠上人图》、《茶旅行》手卷图、《松下煮茶图》、《菊与茶》等。

① 余悦：《茶趣异彩》，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② 转引自余悦：《茶趣异彩》，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③ 转引自余悦：《茶趣异彩》，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较之外国艺术家，海外华裔文学更加频繁地用“茶”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林语堂在他的英文版《生活的艺术》中花了极大篇幅阐扬茶在传统中的地位。他认为茶性清静，使人心平气和，与儒家的精神和中国的国民性格十分协调。所以他说：“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捧着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①林语堂还详细评述了《茶经》和《茶疏》等典籍中关于茶的泡法、品种、储存等细节。美国华裔作家雷庭招 1961 年出版长篇小说《吃碗茶》，用了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书名，讲述生活在唐人街的典型中国式家庭。书中除了描绘华人的相亲、婚宴、麻将、中医等习俗，还以茶文化为主线。比如主人公“宾来”找西医治病未果，是茶治好了他的病。“宾来”和“美爱”也是在新会的茶馆里相亲的，婚宴上新娘给大家敬茶……这一切十分符合美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期待视野。程抱一的《天一言》中，主人公“我”早年随父亲远离城市，来到一个世代以种茶为业的乡村。茶业构成了中国传统农业与宗法社会的典型图景，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最大表现。“茶园观察多了，我记住了它们所有的造型，感受到组合中所包含的道理。……渐渐地，除了形状之外，我开始熟悉茶树茂密的叶子的颜色及从中发出的香气，我和它们之间几乎有一种“默契。”^②可见，茶成为了这部作品最重要的底色和基调。此外，在张爱玲、严歌苓、谭恩美、赵健秀等人的笔下，“茶”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元素。

结语

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西方文化大量地转道日本而进入中国，中国在这一阶段的跨文化交流中似乎更多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和典籍也有大量外传的现象，有的甚至在“西学东渐”时期也没有停止对海外产生巨大影响，《茶经》就是一例代表。日本是最早接受中国茶道的国家，也是藏有《茶经》海外版本最多、对其研究和模仿最多的国家。相较于欧美对《茶经》比较表面化的理解，《茶经》所融合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中国文化精髓已深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艺术甚至哲学之中。欧美对《茶经》的翻译和关注相对日本较晚，对其中所述内容的实践性改良也颇多。因此，《茶经》在欧美的传播史更象是一段中外文化交流、共融的历程，且“茶”在西方人的眼中成为中国传统的经典象征物之一，并由此构成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东方想象的所指。

《茶经》与中国茶文化对海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它促进了异域对中国茶的研究兴趣，并渗入了接受国日常的风俗习惯中，而且还体现在它深深影响了文艺的题材和审美趣味。各国艺术家纷纷以茶为咏，以茶为题，以茶为思，创作了大量相关作品。海外优秀华裔文学也从中国人自身的述说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两个侧面，生动勾画出茶文化所蕴含的中国思维与生活方式的本质。

(作者通讯地址：陈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00872) (责任编辑晓宁)

① LI N Yutang,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Bei 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9, P. 223.

② 【法】程抱一著，杨年熙译：《天一言》，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 页。